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九二・集部・小說類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引首一卷（卷五十一至卷一百）〔明〕施耐庵 羅貫中撰

〔明〕李 贇評……………一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第一回至第二十七回）〔明〕吳承恩撰 〔明〕李 贇評……………四〇五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第五十一回

神翅虎柳打白秀英 笑髯公誤失小衙內

詩曰

龍虎山中走煞星 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 挺挺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 長爲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時雨 歲歲朝陽集鳳凰 運蹇時乖遭迭配 如龍失水困泥岡 曾將玄女天書受 漫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眾臨曾市 挾恨興兵破祝莊 談笑西陲屯甲冑 等閑東府列刀鎗 西瀛重貫排天陣 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力

八評傳

塞道兵退 報國清淨方臘亡 行道合天呼保義

高名留得萬年揚

話說梁山泊聚義廳上晁蓋宋江并眾頭領與撲天鵬李應陪話敵牛宰馬做慶喜筵席犒賞三軍并眾大小喽囉筵宴置備禮物酬謝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樂和顧大嫂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眾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來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

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夫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有一夥客人經過小喽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與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雲樹之思今日緣可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性來

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公草臣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閑話晁蓋動問朱公消息雷橫答道朱公現今奉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話說來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

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同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招接四方入夥好漢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疋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潤鄒叔姪兩箇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船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

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泊內城垣廂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文裴宜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有詩爲證

巍巍高寨水中央 列職分頭任所長 從此山東遭擾攘 難禁地煞與天罡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賞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幫閑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拘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戲舞或有吹彈或有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駿一駿端的是好箇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四

金瓶梅

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閑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撒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裹着襠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絲拿把扇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韻藉的格範喚做隊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

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絕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翩跹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避楚館高低緊慢按官商吐雪噴珠輕重疾徐依格範鏗金

曼玉笛吹紫竹篇篇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下來便是觀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後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五

金瓶梅

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醃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

都衆

不聽人言

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眾人齊賀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件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眾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拘欄裏人一聞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拘欄。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運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

李皇正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六

客觀定議

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痴。不由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眾。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棚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條走出拘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棚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

不聽人言

李皇正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七

客觀定議

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棚一棚。把雷橫棚扒在街上。人鬧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吃他棚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便誰保的。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客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棚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若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丟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吃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跟。踉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吃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那一枷稍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白秀英打

不聽人言

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有詩爲證。

玉貌花顏俏粉頭。當場歌舞擅風流。只因窮辱雷

橫母。裂腦橫屍一命休。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禁子都監下了。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全。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公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地只看着

李卓吾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八

朱全

這箇孩兒。望煩節級哥哥。可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覷。朱公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公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朱全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引了

朱全
雷橫
白玉喬
李卓吾

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吃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乘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全道。兄弟。你不知道。縣裡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倍償。你顧前程。萬里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全

李卓吾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九

朱全

拿着空枷。攬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吃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日。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人自有送衣服盤纏。先資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

音。

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裡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
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
非俗貌如重聚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
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裡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
行枷便與了同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
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裡押番虞候門
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
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侍
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
里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
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

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金瓶梅

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
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
遍知府道你收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
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
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
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
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鬚
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哩
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鬚子抱和我去要朱全稟道小人
抱衙內去府前閑走要了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
抱你和他去要了一回了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

好。

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金瓶梅

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裡來知府看
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裡去來小衙內道這鬚子和我街上
看要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吃知府說道你那裡得錢買物
事與孩兒吃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
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吃府裡侍婢捧着銀瓶果盒篩酒連
與朱全吃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要時你可
自行去抱他要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
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閑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
喜小衙內面上抵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
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脩設好事當日
天晚堂裏侍婢姊妹子叶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
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
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裡
面走出來朱全抱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
裡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靄燐影招搖爐中焚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
食僧持金杵誦真言薦拔幽魂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
帶魄合堂功德畫陰司八難三塗遠寺莊嚴列地獄四
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淨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全肩臂着小衙內遶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
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要只見
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

時却是雷橫吃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去買糖來與你吃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遇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裡衆頭領多多拜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

金早 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一

容堂藏板

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上山入夥出身不得我亦爲他記在這裡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問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自誤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

是也

諺言

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出來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處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要處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幫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裡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恠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李逵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起離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裡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唱箇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裡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全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裡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朝逕搶入林子裡尋時只在小衙內倒在地

有詩爲証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一

容堂藏板

遠從蕭寺看花燈 偶遇雷橫便請行 只爲堅心入夥 更將嬰孺劈天靈

○事○人○之○好○處○
○本○用○

當時朱仝心下大怒，遶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開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仝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走，慢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箇大莊院裡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廝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李逵手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李逵手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裡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裡有人麼？』只見屏風背轉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鉄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嘗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是誰？」朱仝見那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害。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仝道：『小人不禮拜。』」

○事○人○之○好○處○
○本○用○

李逵手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李逵手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朱仝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裡面。朱仝道：「黑旋風那廝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鉄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弊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李逵手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裡出來，望着朱仝，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博。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得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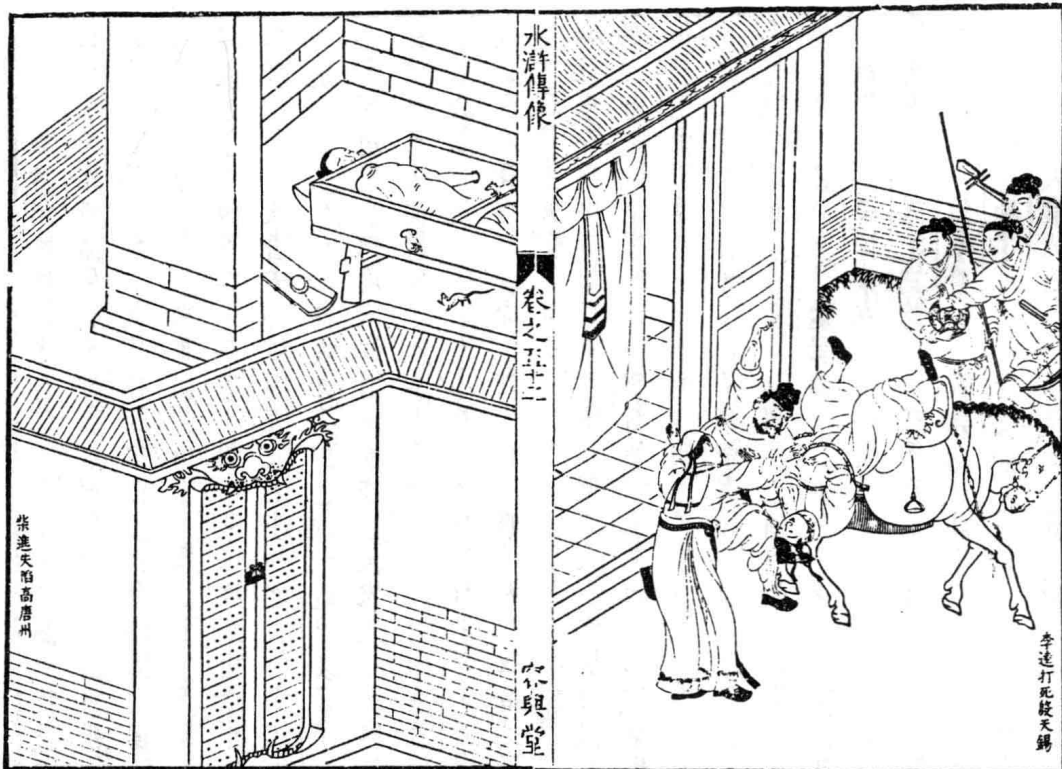
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對柴進等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
回分解

禿翁曰朱仝畢竟是箇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
有大丈夫而為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即小衙內性
命亦值恁麼何苦為此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好笑好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詩曰

縛虎擒龍不偶然 必須妙算出機先 只知悻悻全
無畏 詎意冥冥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曉露 白來

財物等浮烟 到頭撓擾爲身累 辜負日高花影眠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

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

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于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

逵廝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

上山去柴進道恁地却也容易我自箇道理只留下李

大哥在我這里便了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

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

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

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實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

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

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

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

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

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

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忠義堂廣散

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

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裡先使人上山寨報知

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

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

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

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

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

仝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宋太公歇處兄

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

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

近日有人賣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忠義堂廣散

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

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

知府至晚不見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

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裡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

大怒親自到林子裡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

陞廳便行移公文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

申報朱仝妻子擇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

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月之間

忽一日見一箇人賣一封書急急遶莊上來柴大官人却

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

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

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疋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在路不免饑食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卧房裡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只一絲兩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二

四十九回

氣牙關緊急連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脹盡日藥丸難

下腹隱隱耳虛聞聲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微沉東

岳判官催使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與同行喪門吊客

已臨身偏鵲盧醫難下手

此等處作者極工

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卧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省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為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高廉的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租他說我家

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的好那厮帶將許多詐奸不及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卧不起飲食不吃服藥無効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嫡放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裡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二

四

五十三回

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吃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龌肉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裡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軍馬偏我不曾殺人柴進道等我看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火無事只在房裡

請坐正說之間裡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裡面卧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貴書往京師闢駕告狀與我報仇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裡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承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舖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裡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裡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五

金瓶梅詞話

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疋攔行的馬將引閑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拈竿樂器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后不搬先把你這厮枷號起先吃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

鉄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鉄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聽得喝打柴進便攔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捉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有詩爲證

慘刻侵謀倚橫豪 豈知天憲竟難逃 李逵猛惡無

人敵 不見閻羅不肯饒

李如得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六

金瓶梅詞話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自誓書鉄券護身你便快走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果來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裡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番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

大宋皇帝

城被他打傷，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地雖小人，物稠糧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前部已離山寨，中軍主將宋江、吳用、督併人馬望高唐州進發。」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二

九

金瓶梅

大

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繡旗飄號，帶畫角，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鋼鎗蓋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砲。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衝敵。戰端的鎗刀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亦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兩全，一聲號令，下下那帳前都

統領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首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焰黃林額，齊分八卦。豹皮袍，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裝。鎮鐵滾刀，如婦帚。掩心鏡甲，前後豎兩面青銅照眼。旌旗左右，烈千層黑霧。疑是天蓬離斗府，正如月亭下雲衢。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五十三

十

金瓶梅

大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回，列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納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到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高唐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愿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裡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